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供给研究

——以Y社会服务中心为例

黄燕君, 张发钦

广西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设计学院, 广西 柳州

收稿日期: 2023年8月8日; 录用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3年10月27日

摘要

社会组织在基层工作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由于社会组织本身的一些局限性和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发展不够成熟导致在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服务时因缺乏专业性而达不到目标成效, 农村留守儿童的需求和问题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和解决。文章研究聚焦Y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通过实地调查探究及分析Y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参与农村留守儿童的服务供给实践, 从实践中发现目前存在的服务供给问题及困境, 针对面临的困境从而回应需求, 探索适合组织自身的服务供给模式, 旨在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更好、更健康的服

关键词

乡村振兴, 社会组织, 留守儿童, 服务供给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of Service Supply for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aking the Y Social Service Center as an Example

Yanjun Huang, Faqin Zh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Design,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Received: Aug. 8th, 2023; accepted: Oct. 16th, 2023; published: Oct. 27th, 2023

Abstract

Social organizations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ass-roots work, but due to some limitation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tself an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s not mature lead to service for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due to lack of professional and reach the goal, fig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Y social work service center,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Y social work service center involved i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service supply practice, found from the practice of service supply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view of the dilemma to respond to demand, explore suitable for their own service supply mode, aims to provide better and more healthy service for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ocial Organization, Left-Behind Children, Service Suppl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21年两会期间,国家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情况发布会有关报道显示:截至“十三五”末,我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43.6万名,较“十三五”初期下降28.6% [1]。依据数据的显示,农村留守儿童比例虽有下降但依然存在较大的数量,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关注这一群体,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话题。当前,伴随着农村青壮年人口不断涌出和外出务工,出现了许多的农村留守儿童,这些农村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不仅缺少父母的陪伴和教育,生活上也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农村留守儿童容易在心理健康方面、人身安全方面、学业和行为方面产生偏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参与愈加明显,这也为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提供了更多解决方案。因而要抓住乡村振兴的机遇,在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同时,要不断提高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水平及创新出符合当地留守儿童服务供给模式,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各类成长问题,让其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提升,激发成长的潜能。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留守儿童服务的研究

一般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2]。在留守儿童服务领域,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以及方法对留守儿童面临关爱、教育缺失,儿童阅读、心理健康、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主要研究,针对目前的短板提供优化路径,构建和完善留守儿童服务体系,还有的就是从政策层面进行对策研究,研究的内容比较丰富也比较全面。董晓绒(2022)从高校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作为育人的主要场所,肩负着时代的使命与任务,当下高校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体系应把握三大原则,即坚持以助推乡村振兴为导向、以激发内生动力为目标、以实现共赢为动力,加强专业化、精细化、精准化服务能力建设[3]。聂飞(2014)从家庭的

视角着手, 认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不应该只关注个体本身, 更应该关注其家庭, 并提出家庭为本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 从根源上预防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4]。张静(2023)在增权理论视角下要构建留守儿童多维关爱服务体系应结合当前社会动态变迁和留守儿童的个性特点, 从外部力量推动增权和个人主动增权两方面进行, 确保留守儿童得到妥善监护照料和更好的服务[5]。钟冬莲(2017)针对留守儿童阅读存在的问题, 提出公共图书馆须强化对留守儿童开展家庭导读服务的观点, 探讨以导读为抓手的阅读服务新理念、新路径、新方法、新模式[6]。

2.2. 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留守儿童服务的研究

对以往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留守儿童服务的研究成果梳理发现, 研究社会组织参与留守儿童服务的集中在教育、关爱、预防和保护这几个方面。杜晓晴、周小舟、邓雨薇(2018)通过对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为农村留守儿童构建多场景、多时段、多媒体的服务体系为例, 提出了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管理的建议[7]。焦洋(2017)论述在政府转型时期, 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提出社会组织如何在留守儿童保护方面发挥作用的合理性建议[8]。

从上述的文献中来看, 在为留守儿童服务的社会支持体系中, 社会组织发挥关键作用, 但是对于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留守儿童的供给服务的文章却很少。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家庭结构功能变迁, 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应出现新的问题, 原有的模式就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改进, 以便应对新出现的问题。因而本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儿童供给服务的改进和创新, 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

3. 理论基础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是指一组个人之间的接触, 通过这些接触, 个人得以维持社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支援和服务、信息与新的社会接触。社会支持包括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 正式支持来自政府、社会组织、民政、妇联等各种制度性的支持; 非正式支持主要是来自家庭、亲朋好友、邻居等。依据社会支持理论的观点, 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 就能够越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又可以分为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包括个人的自我功能和应对能力, 后者是指个人社会网络中的广度和网络中的人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功能的程度。以社会支持理论取向的社会工作, 强调通过干预个人的社会网络来改变其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特别对那些社会网络资源不足或者利用社会网络的能力不足的个体, 社会工作者致力于给他们以必要的帮助, 帮助他们扩大社会网络资源, 提高其利用社会网络的能力[9]。

本文主要运用社会支持理论中的正式支持来进行深刻论述, 对三江县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网络资源进行全面评估, 以社会组织服务供给的层面出发, 反映出农村留守儿童目前存在哪些社会支持网络缺失问题, 从而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扩展和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有利于社会组织更好地利用社会支持网络对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服务。

4. 基于 Y 组织参与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供给实践

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位于三江侗族自治县, 该县主要居民为侗、苗、瑶、壮、汉等民族, 其中侗族人口占总人口 58%, 是广西唯一的侗族自治县。三江县作为一个贫困县, 在 2020 年时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但目前村庄“空心化”种地“老龄化”严重, “三留”人员数量占比较大。县域“三留守”人员数量及情况: 根据三江侗族自治县民政部的不完全统计数据发现, 三江目前的留守儿童为 1242 人, 留守妇女为 1125 人, 留守老人为 263 人, 从年龄及地理的分布情况来看, 三江的各乡镇都存在一定数量的“三留”人员, 其中留守儿童的占比数量较为突出, 目前存在的留守儿童问题有: 因缺乏家庭关爱、陪伴使留守

儿童感到孤独、无助和沮丧进而产生焦虑、抑郁的心理问题；由于缺少父母的指导和照顾，留守儿童成绩不佳的学业和关爱问题；由于缺乏家庭教育而出现不良嗜好、逃学旷课、与人打架的不良行为问题；在饮食、起居等日常习惯不规律而导致的健康问题等。针对以上的留守儿童问题，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要提供以下服务：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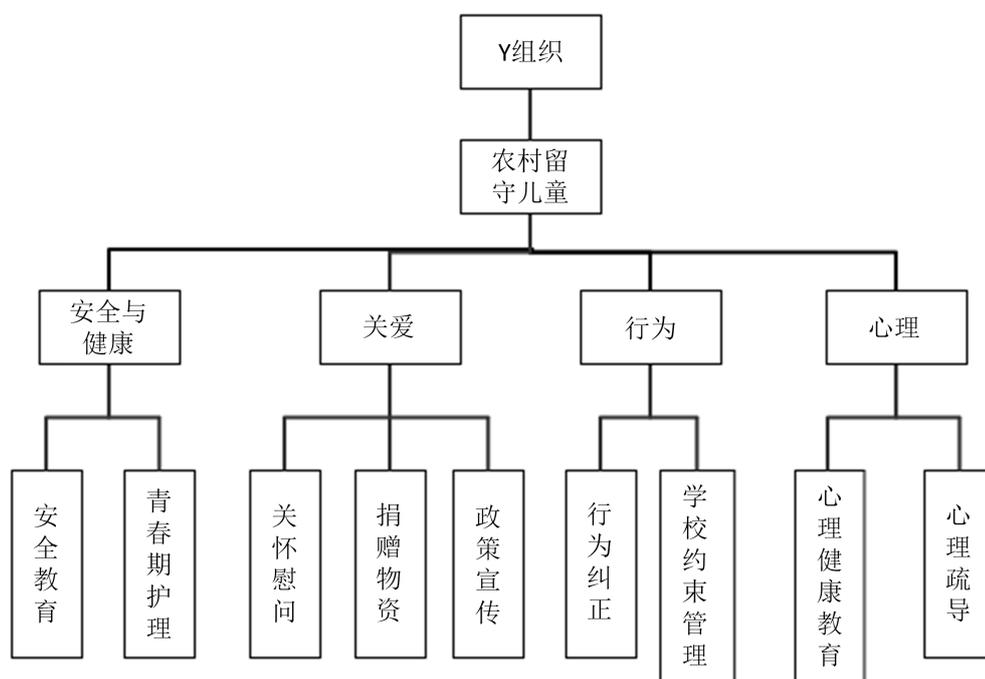


Figure 1. Y organization's service architecture for left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图 1. Y 组织农村留守儿童服务架构图

4.1. 安全与健康方面

三江地形复杂，全县以低山丘陵为主，水资源丰富。夏季天气炎热，许多小孩喜欢到河边游泳，特别是留守儿童，因缺乏父母的家庭教育和看护，对于自身的安全方面意识不够，独自下河游泳易引发安全事件。还有就是留守儿童上学路途中过马路不遵守交通规则也容易突发交通安全事件，因而这方面的安全教育显得十分重要[5]。为了预防和规避安全事件的发生，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柳州市某公益促进中心进行合作，并且该机构为壹基金¹的执行机构，共同推广和宣传壹基金安全课堂，把安全知识带入到三江各个学校，让孩子们进行安全课堂学习。通过安全课堂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知识空缺，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除此之外，壹基金安全课堂还提供青春期护理的相关知识，因为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就十分欠缺，而且对孩子的成长并没有更多的参与感，处于青春期的留守儿童在生理、心理、情绪等方面的变化都处于懵懂的状态，这时候就需要外力的正确引导，以防步入成长误区产生不良反应。

4.2. 关爱方面

首先就是“去标签化”。一般而言，当我们提及农村留守儿童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脑海中想到一系列不好的事情，比如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一定是存在问题的，是内向的、学习差、性格存在缺陷的，这就相当于把农村的留守儿童标签化、污名化[10]。对此，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一直都是秉持着公正的态

¹<https://onefoundation.cn/about/detail/>。

度, 在入户走访农村留守儿童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在他们心中建立起良好的状态, 感受到自己是被人所关注和爱护的, 因此 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在介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缺失问题的时候不是直接针对问题进行解决, 而是通过鼓励和激励的方式不断放大服务对象的优势, 从而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其次, 还通过“代理爸爸或代理妈妈”的方式, 定期对留守儿童进行入户关爱和问候, 尽力减少农村留守儿童因缺少陪伴而带来的孤独感和失落感[11]。对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还给予一些力所能及的物资帮助, 比如学习工具、生活用品等, 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最后, 对农村留守儿童及家庭进行政策的宣传。对符合低保申请的家庭, 帮助他们讲解及了解申请低保的全流程, 减少他们路途奔波的次数以及人力、物力和时间。

4.3. 行为方面

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时间外出务工, 长时间陪伴在留守儿童身边的都是爷爷和奶奶, 而且对于隔代的教育一般采用溺爱的方式居多, 在教养方式上, 老一辈与现代的育儿观念有很大差别。年纪稍大的爷爷奶奶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管束孩子的行为, 认为吃得饱穿得暖就行, 其他也就无暇顾及。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打架、斗殴行为的, 只要情节不是很严重, 家长都认为是正常的现象, 孩子间的小打小闹无需过多关注。基于此, 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主要做法是两个方面的, 一方面是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行为进行干预, 主要通过开展个案或者小组工作的方法进行, 还对其家庭进行相关知识的宣传让家庭给予孩子更多的关心和教育, 意识到孩子目前行为会造成不可预想的伤害及创伤[12]。另一方面是通过联系农村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及老师, 在学校层面进行教育及管理, 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于打架行为进行合理的批评和纠正; 在生活方面班主任及任课老师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温暖。

4.4. 心理方面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及性格暴躁、孤僻、厌学等情况, 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定期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堂, 把健康知识带入到留守儿童的生活, 帮助留守儿童建立良好的自我意识。除此之外, 还融入一些趣味性和知识性的小游戏或角色扮演等方式, 帮助留守儿童合理的调控情绪、提高自己承受挫折的能力[4]。还通过开展个案、小组活动等服务方式进行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 通过生态系统理论分析服务对象周围的环境, 并从周围环境的具体情况着手进行改善, 多途径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13]。

但是 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目前没有单独的儿童项目, 许多儿童问题(抑郁、校园暴力、学业不佳等)都没有进行深入的介入或提供服务, 只是简单把儿童的情况收集建档然后开展一些活动, 然后把情况告知老师或者学校, 让学校给予学生更多关注, 对学生进行教育, 因而实际上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5. 社会支持理论下 Y 机构参与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供给模式探析

5.1. 通过基金会提升机构链接资源的能力

针对 Y 组织参与农村留守儿童的服务供给实践情况来看, 现有的服务主要是通过机构和社工来进行及推进, 而且机构成立于 2019 年, 儿童专业服务领域以及资源链接并不成熟, 还处于摸索和逐步发展的阶段。就三江目前的情形, 资金问题是三江侗族自治县所有机构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 如何开发资源、对接及整合资源成为当下机构自救的重要工作内容, 为保农村留守儿童得到良好、持续性的服务, 机构的领导层面需要通过自身资源的优势和努力, 寻找适合的基金会进行项目的申请及合作, 将链接到的各种社会资源服务于公益需求对象, 同时促进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成立的公益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发

展趋于成熟, 管理和运营体系完善, 拥有专业的组织团队, 能够支持基层社会组织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14]。例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活水计划”, 就是针对欠发达地区社会组织发展薄弱、资源动力不足问题而发起的, 其目标就是搭建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互联网平台, 持续引入社会资源, 支持基层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所以, 机构可以抓住机遇, 利用基金会的平台促进自身的发展, 提升自己连接资源和专业服务水平, 促进欠发达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

5.2. 健全机构服务及监督体系, 提升服务水平

一支结构合理、分工明确、协同能力强的专业社工队伍是提升组织服务质量的重保障[15]。近年来, 社会工作在国家的积极推动下快速成长, 社会组织对人才队伍建设也加大了投入力度, 积极引进外部人才开展内部培训, 通过督导、培训等方式加强社工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 期待提升机构的专业服务水平。除此之外, 还应该加大项目的督导干预[8]。就上述的农村留守儿童行为方面的服务, 因为机构没有单独的儿童项目且在服务领域没有细分, 服务体系并不完善, 投入的精力、时间较少, 所以在介入存在行为偏差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时, 大都浮于表面。还有针对目前机构内部服务水平不高, 服务的流程不清晰、理论、方法和技巧的运用模糊、服务计划书撰写的不规范性等问题, 项目督导应该全程关注社工的工作动态, 及时指导及应对出现的问题, 建立服务成效评估机制, 定期评估并发现问题, 完善机构服务和监督工作。

5.3. 政府加大对社会组织支持, 培养专职的儿童主任

儿童主任是专门的儿童保护工作者, 主要的工作对象是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散居孤儿, 负责全面排查、定期走访及时掌握儿童家庭、监护、就学等基本情况[16]。然而许多乡镇的儿童主任身兼多职, 其针对儿童服务的工作时间被压缩, 开展儿童保护工作并不到位, 甚至没有时间及时处理相关的儿童问题。Y 机构同样面临这类问题, 在开展安全与健康、关爱、行为、心理等方面的服务过程中, 需要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以及动态数据, 儿童主任作为中间枢纽的重要角色, 是不可缺失的关键一环[17]。针对这类问题, 给予的措施有: 一是培养专职的儿童主任, 专门处理儿童的各项事务。二是开通民众的监督渠道, 规范工作流程。三是通过构建“儿童主任 + 社会组织 + 学校 + 社会力量”的模式(如图 2)对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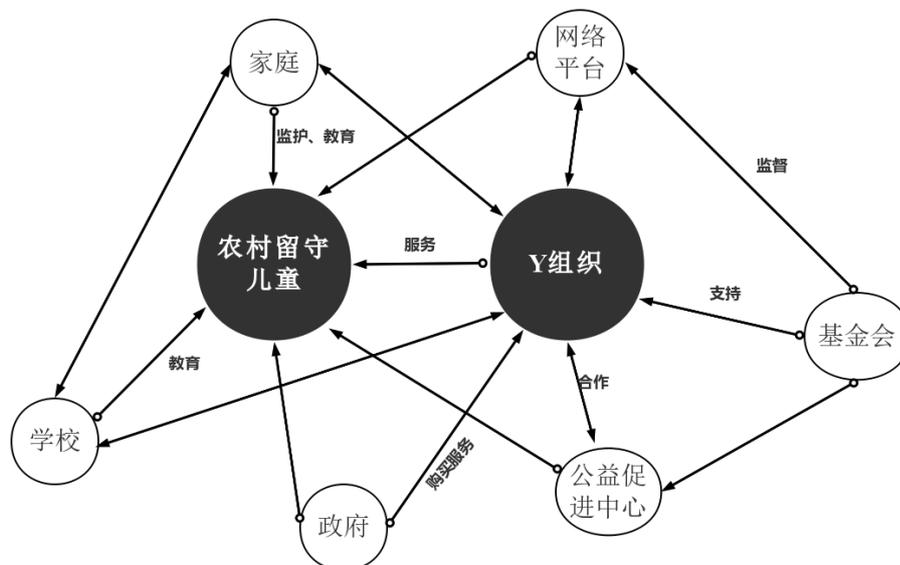


Figure 2. Diagram of service supply network for rural left behind children
图 2. 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供给网络关系图

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介入和服务, 多方协同和资源整合, 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出现的问题。

6. Y 组织参与农村留守儿童服务的困境

6.1. 资金来源单一, 缺乏造血功能

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目前承接的是政府的项目, 机构的资金来源全部来自于三江侗族自治县民政局采购, 迄今总规模 282.8 万, 政府购买占比百分之百, 对政府的依赖性强。而且由于三江财政的问题, 民政购买的项目款迟迟没有拨款, 目前 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面临着一系列的存活、运营问题。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员工已经持续 3 个月没有发放工资, 一线社工的生活得不到保障, 工作的热情及信心也持续下降, 在开展服务及活动时不够投入, 浮于表面, 也不愿意下乡和入户, 因为下乡和入户的补贴遥遥无期索性就不愿意。归根结底, 机构的正常运作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去年市内的一些机构因资金不足而坚持不住最终注销登记。因此, 目前机构的正常运作和给予服务对象良好的服务, 在资金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困境。

6.2. 专业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一方面从机构的持证人数来看, 目前机构持初级证的只有两人, 部分的一线社工并不是社会工作专业出身, 缺乏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及课程培训, 在开展一些儿童服务时受到制约, 专业性服务水平还有待提升[18]。具体主要表现在开展服务的流程不清晰、理论、方法和技巧的运用模糊、服务计划书撰写的不规范性等。目前基层的一线社工普遍存在这些问题, 因为在基层的社工大都不是专业出身, 只要有人愿意做, 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应聘者都会在机构的考虑范围内, 当社工的门槛相对较低,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机构的专业化发展。

6.3. 人手不足

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目前负责的有五个乡镇站点, 每个乡镇站点至少配备了两名社工, 但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处理的行政事务居多, 进行低保入户核查及申请材料录入系统、低保政策宣传等民政工作, 开展的专业社工服务就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因为人手不够忙不过来, 所以只要达到指标就行。目前 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农村留守儿童的个案来源主要是 5 种, 第一种是入户发现孩子出现问题并且有服务需要; 第二种是村委、儿童主任反馈给社工和乡镇办民政人员; 第三种是数据对比筛查发现; 第四种是县民政、乡镇政府接到申请反馈给组织机构, 随后跟进; 第五种是柳州市其他的基金项目转介过来给机构。负责农村儿童工作的儿童主任很多都是妇联兼职的, 并不是专职化, 专业能力也不足, 而且录入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与现实存在较大差异, 数据来源和更新的时效性没有这么强。

以上就是 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参与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供给中存在的 3 个突出问题亟需改善, 所以从探究的新模式当中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 要想提升农村留守儿童供给服务首要就是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 在 Y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参与农村留守儿童的服务实践当中, 因为缺少资金, 社工的积极性不断下降, 从而间接导致了专业服务的开展及专业服务水平的供给。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第一, 政府要投入固定的专项资金用于发展社会工作和乡镇社工站点建设, 并且这项专款不得挪用别处, 保证机构正常的运营和发展; 第二,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机构要抓住当下发展的机遇, 发挥社工机构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争取乡村基金会等外部社会资源, 合理谋求自身的发展; 第三, 政府与社工之间的职能需要逐步区分, 因为目前社工的日常任务还是处理民政事务居多, 专业的社工服务无论在时间和精力上都比较欠缺; 第四, 社工本身要加强自己的职业素养, 学习政策法规, 多走访入户了解群众实际需求, 为群众办实事, 肯花费时间在学习上, 比如考证、学习专业知识、增强文书写作能力, 在实务中不断积累经验。

7. 结语

儿童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儿童的健康发展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乡村振兴工作中的特殊群体, 在当下社会结构调整中出现了各类问题, 他们缺乏双亲的陪伴和教育, 无法感受到父母的细心呵护与日常照顾, 容易产生不良的行为反应及心理问题, 因而我们需要给予他们特殊的照顾和关爱。当下社会组织参与到基层的角色越来越明显, 因而要善于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创新出符合到当地农村留守儿童的服务供给模式, 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 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巩固脱贫攻坚, 助力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 [1] 民政部对“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提案”的答复[EB/OL]. <https://xxgk.mca.gov.cn:8445/gdnps/pc/content.jsp?mtype=4&id=115921>, 2021-11-20.
- [2]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14/content_5041066.htm, 2021-11-20.
- [3] 董晓绒. 论乡村振兴视域下高校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体系的构建[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22(2): 6-10.
- [4] 聂飞. 基于家庭视角下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构建[J]. 新疆社会科学, 2014(4): 119-125+154.
- [5] 张静. 增权理论视角下留守儿童多维关爱服务体系的构建[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43(10): 30-34.
- [6] 钟冬莲. 公共图书馆服务留守儿童阅读的实践模式分析——以会昌县图书馆“家庭导读服务”项目为例[J]. 图书馆, 2017(12): 107-111.
- [7] 杜晓晴, 周小舟, 邓雨薇.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以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为例[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8, 37(2): 111-116.
- [8] 焦洋. 建设服务型政府: 社会组织参与留守儿童保护服务[J]. 纳税, 2017(20): 168-169.
- [9] 朱媛媛, 王兴龙, 吴君霞. 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的服务策略研究——以广州市 S 组织困境儿童服务项目为例[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3, 23(2): 18-29.
- [10] 范华凤, 郭艳梅.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留守儿童教育关爱与服务体系研究[J]. 普洱学院学报, 2023, 39(1): 111-114.
- [11] 宰晓娜, 罗玉华, 李文靖. 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实践研究——以我国西南地区为例[J]. 社会福利(理论版), 2019(12): 48-51+60.
- [12] 谢建社, 蔡晓冬. 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服务的方法与技巧——以 XY 市某社区为例[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2): 60-65.
- [13] 方英, 陈玉先. 社工机构与公益组织合作发展研究[J]. 中国社会工作, 2021(28): 27-29.
- [14] 余艳萍, 肖雷蕾. 社会组织参与留守儿童服务供给研究——基于湖北省黄冈市的调查[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4): 191-193.
- [15] 金志. 社会工作机构专业服务能力提升探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安徽大学, 2019.
- [16] 廖金萍, 陈洋庚. 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研究——基于公共服务视角下“江西微爱”的质性调查[J].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 16(4): 35-38+59.
- [17] 王媛, 李茵墀, 田野然, 姜雨男, 梁宏宇. 地方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可行性分析[J]. 管理观察, 2018(19): 46-47.
- [18] 朱浩, 徐姝红. 社会组织参与儿童福利服务供给的困境与机制创新: 以上海为例[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2, 22(2): 70-78+96.